

THE RELIGIOUS CULTURES SERIES

宗教文化丛书

王志远 主编

宗教与日本现代化

村上重良著 张大柘译

今日中国出版社



B928.313

DH30/07

80379

宗教与日本现代化

【日】村上重良 著
张 大 柘 译

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0·北京

宗教文化丛书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幽州书院哲学部

《宗教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宛耀宾 梁衡 舒乙

孟纪青 段启明

主编：王志远

副主编：宋立道 支鄂湘

主编助理：李百椿 王煜

本书责任编辑：文溪

宗教与日本现代化

【日】村上重良 著

张大柘 译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原中国建设出版社·北京百万庄路2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怀柔王史山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5.688 字数 130 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4000 册

ISBN: 7-5072-0223-2/Z·53

定价: 2.55 元

丛书总序

宗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种与特定的时代相联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和丰富内涵的社会性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同一的’宗教适应着信奉它的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了它自己的内容。”（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迄今为止，仍是如此。即使在看似最无宗教传统的中国，它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尺度和修养水准，以至成为意识形态的某种材料。宗教不仅是信仰者和研究者的事，而且是涉及几乎所有文化界思想界的普遍性课题。了解宗教、研究宗教已成为当代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从这种时代的要求出发，我们编辑了这套《宗教文化丛书》。丛书总计百种，将按三大系列介绍宗教文化，其中包括专著系列（国内学者的学术专著）、译著系列（世界著名学者的名著或新作）和普及系列（由专家为非宗教专业读者撰写的融汇最新学术成果的知识读物），希望能做到有助于推动中国宗教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有助于引进世界宗教学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使广大读者建立起以学术思想为基础的对宗教的认识。丛书将以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为主，同时介绍儒教、道教、萨满教、神道教以及犹太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所有编入丛书的作品，都要求有相当的学术功底，或有较高的认识价值，语言

表达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融汇贯通。既使宗教研究者可资借鉴，也使对宗教感兴趣的各界学人开卷有益。由于涉猎范围广，著述品种多，出版时间紧迫，审读人手短缺，尽管参加著译的大多是宗教学的博士、硕士或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但挂一漏万、美中不足之处总会有的，尚祈望各方家赐教，以便在再版时校正。为了保证丛书的学术质量和政策水平，我们特邀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及政策法规司、新闻出版署政策法规司、今日中国出版社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领导同志担任丛书编委会顾问，以求在宗教政策和出版政策诸方面随时得到指导。为了提高排版质量，本丛书基本采用激光照排，由于这在中国还是新技术，也带来一些诸如缺字、跳空的新问题。尤其要说明的是，丛书所收作品的观点不一定都与主编者一致，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中国文化建设能尽一家之责，这里便提供了一鸣之地。我们主张“文责自负”，以宽容的襟怀进行学术切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宗教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如果从哲学或神学，正统信仰或民间信仰的某一单纯角度去理解宗教或判断宗教的兴衰，都难免会作出片面的结论。只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神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美学、民俗学、艺术及人体科学等不同角度）、立体的阐述（兼顾统治阶层信仰、知识阶层信仰和民间下层信仰的差别与联系）以及系统的论证（综合不同学科、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信仰层次、不同文化体系、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变迁与延续，分析宗教的出发点和客观社会效果），才能揭示宗教的真实面貌和实际作用，揭示宗教在人类历史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宗教文化丛书》正是要在广义文化的前

提下，给人们提供各种观察了解宗教的机会。

在诸多角度中，首先是宗教创立者、传播者和信仰者自身的看法，或简称为神学的角度。这是应予尊重和重视的，是从其他角度观察的对象和研究的基础。一个人尽管不必是宗教信仰者，但生活在社会中，就不免应具备对信仰者的了解甚至理解。这样，在许多方面都可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也不至于由于妄加褒贬或主观歪曲而带来无知与浅薄之名。据估计，全世界现有宗教徒超过25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三以上。与这样多的人们交朋友，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当然，我们绝不是要求每一位作者或读者都膜拜在宗教的脚下，恰恰相反，我们希望每个人掩卷之余都有一番思索，得出一个独立思考后的判断。

其次应提到哲学的角度。哲学是对万事万物的概括与抽象，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理念核心，宗教概莫能外。宗教的内容可以用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等等框架加以标定，便于人们去把握其实质。但这种把握往往要求把握者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较强的思维能力，无论是普通信仰者还是对宗教有一般兴趣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而哲学却实在是宗教的精神支柱，只不过距离宗教登场表演的前台还很远罢了。古往今来，有多少次前台的戏已唱得起劲甚或停了下来，但这支柱却不会倒。宗教在学术上的不朽价值，较多地体现为其哲学对于人类思辨能力的深化与提高。不过，发人深省的也还有另一种现象：当哲学贫乏到讲不下去的时候，反倒要求助于宗教。二者常常交替出现，面目甚至是模糊的。

再次应提到文学的角度。文学是把宗教作为思想材料的“自由派”。在文学作品中，宗教既可以成为主导和灵魂（或潜在主题和最终信念），如《神曲》、《复活》、《金瓶梅》、

《红楼梦》等等；也可以为讥讽取笑世相而借题发挥，如《西游记》、《十日谈》、《巨人传》等等。不了解宗教就不容易理解这两类文学作品；但如果想从这两类作品去了解宗教，前者多为理想化，后者多为世俗化，与神学或哲学的宗教又都有一定距离。当然这也正是从文学角度体现宗教或对宗教题材进行再创作的特色。如果触目皆是说教而失去了有血有肉的形象，文学则是失败的；而宗教的根本目的也就随之落空。成功的宗教文学总会以一种活灵活现的甚至长存千古的形象来实现宗教理念原本想要达到的目的；这目的其实并不曾说出来，却会在相当一部分读者内心中被自然地唤醒。

当今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一种角度，是心理学。例如，讲“天堂”、“地狱”，会被有知识的人们斥为“迷信”、“陈腐”。但如果像池田大作在《展望 21 世纪》中所说的那样：“‘地狱’就是受生命原有的魔性的冲动所支配，处于痛苦最深的状态”，“‘天’是欲望得到满足，充满欢乐的状态”，是否当代人就会接受呢？据说西方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人汤思比给予的高度评价是：“超过迄今西方所进行的任何心理分析。”传教者已变换为这种现代口吻，研究者将如何？对历史上的宗教现象又如何从这一角度分析？都是新课题。

还有不能忘的一点，即从政治学角度去看宗教。这一点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古来即有“神道设教”的治国安邦之策。宗教之于政治也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叫做“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基本能自觉地“巡民教化”。政治与宗教的协调互补，在历史上往往与社会的长治久安相联系。而宗教与政治的对立乃至冲突，则标志着动乱和不安。这种现象也很值得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去重新探讨。

至于其它方面，如经济学的角度，在僧俗之间，传统的说法往往不知不觉总站在正统的立场上，维护皇权的利益，似乎此时皇权便代表全民。而实际上，宗教经济的存在——其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补充作用和心理效应，更多地表明了它之所以能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宗教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与宗教经济的兴衰息息相关。

总之，从任一学科的角度都可以去研究宗教，而任一学科也仅仅揭示了宗教的一个方面。在广义文化的前提下扩大探讨宗教的视野，是一件有利于各种学科展现更全面历史的好事，也是一件有利于民族文化建设的喜事。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古老文明的民族，对宗教的探索曾显示了她非凡的理解力和天才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贡献过无数璀璨的瑰宝。当我们整理这份遗产时，沐浴着她的智慧之光，更感到应让她为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献出潜在的宝藏。我想，如果意识到宗教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诞生的，并且不会半途便辞别人类而去；如果意识到宗教必将适应经济发展的阶段而本质地改变自己的内容，并由此建立起一种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则将使我们对宗教的观察和了解更为客观、更为主动、更为冷静、也更为睿智。

王志远

一九八九年九月
于北京幽州书院

杨曾文序

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本世纪70年代的一百多年时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自然也反映到宗教方面。

宗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早在原始社会已经产生，在进入阶级社会后虽然已发展为“人为宗教”，它的存在和发展毕竟要受到不同时代和国家、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社会历史背景的制约。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宗教在教义上、组织形式上以及在社会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同样一种宗教在不同国度和民族的传播发展中也发生种种变化。研究任何一个国家的宗教，要善于通过比较抓住它的特点，并阐述这些特点是在怎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曾受到宗教的重大影响。日本的原始宗教一般被称为原始神道。公元4世纪至6世纪大和朝廷兴起并控制日本广大地区以后，以巩固天皇制为目的而编造的天皇祖先的神话逐渐在神道中占有支配地位。公元6世纪中叶，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从此，佛教在传播大陆先进文化和促进日本封建化改革，建立封建国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佛教理论体系的博大精深和社会宗教功能的多样性、组织的严密，都是朴素的神道难以相比的。神道以及从中国传

入的儒家学说长期处于依附佛教的地位。17世纪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儒家学说脱离佛教而作为受到幕府支持的“显学”得到较大发展，神道教也受到各种神道学说的影响而出现脱离佛教控制的倾向。在各个神道学说中，以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影响最大。复古神道主张“国体皇位”尊严无上，祭政一致，恢复古天皇制，这不仅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理论依据，对后世的军国主义思想也有很大影响。基督教在16世纪中叶曾传入过，且取得了较大发展，但由于受到幕府的残酷镇压几乎灭迹，直到明治维新前后才重新在日本传播。在江户幕府镇压基督教过程中，曾利用佛教，让佛寺掌管户籍（名为“宗旨人别帐”），对居民进行监督，形成了严格的寺、檀（施主）关系。

日本古代的这种宗教格局和情况是日本近现代宗教的起点，并深深地影响到日本近现代宗教的变化和发展。

明治维新尽管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但它毕竟标志日本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体制过程中，神道教被置于国教地位，其他宗教则被迫处于依附地位，许多发源于江户末期的“新兴宗教”遭到监视或镇压。政府利用经过改造加工的神道教为宣传敬神忠君和军国主义教育服务。本世纪初，日本发展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到处进行侵略扩张。在这一过程中，也组织宗教势力为对内进行高压统治，对外推行侵略战争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直接占领日本，以“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一系列法令，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1945年颁布了《废除对政治、民权和信教自由的限制》的指令和废除神道国教地位的《神道指令》；1946年让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否定天皇制神话，

宣布天皇是人不是神；不久又发布法令实施农地改革，废除封建租佃关系；1947年颁布了《日本国宪法》，第20条、89条对“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作了明文规定。在这期间，还发布了新的宗教团体管理条例。这都促进日本宗教发生重大变化。

战后日本宗教的显著变化包括：（一）传统宗教的势力和影响都明显下降。神道教中的神社神道被废除国教地位，成为民间宗教。其中的教派神道，按派别分别进行传教活动。佛教的僧侣兼职者甚多，宗教事务多局限于丧葬仪式及各种法会，世俗化倾向加强。（二）基督教在美国支持下战后几年发展迅速，在知识文化界有一定影响。（三）佛教、神道教系的新兴宗教异军突起，其中的灵友会、立正佼成会、创价学会及本道、生长之家、世界救世教、PL教团、圆应教等发展迅速，势力较大。在战后的新形势下，各个宗教团体的政治立场不同，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从事的活动、所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随着50年代以来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的签订，日本垄断资本的恢复和经济实力的扩张，日本的右翼社会势力有所抬头，民主势力受到压抑。在这种形势下，宗教界出现要求恢复国家神道和实现靖国神社国有化的动向。这种动向虽得到执政的自民党中一些人和社会右翼势力的支持，但由于宗教界民主人士、信徒以及广大国民的坚决反对而一直未能得逞。日本宗教界的进步力量还组织了各种争取世界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原子弹氢弹，促进日中友好等群众活动，为世界的和平、民主和正义事业做出了贡献。

明治维新以来的一百多年，是日本宗教重新组合、迅速

发展的一百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历史和日本国民各个阶层的精神世界的情况。日本宗教学者村上重良的《宗教与日本现代化》（《日本近现代的宗教》）用简明扼要的笔法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百年来日本宗教所经历的曲折的发展过程，对一些为国内外瞩目的宗教现象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对一些为世人所关心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解答。这是一部十分有学术价值的好书。

村上重良，东京人，生于1928年，195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宗教学科，曾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先后执教于东京大学、龙谷大学、庆应大学，多年从事日本宗教史和社会宗教问题研究，著有《近代民众宗教史研究》、《日本宗教事典》等。

村上重良的《宗教与日本现代化》（《日本近现代的宗教》）由日本讲谈社于1980年出版。综观本书，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日本各种宗教的演变和发展，揭示任何一种宗教现象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都有特定的原因。例如在讲述江户幕府末期产生天理教、金光教等新兴宗教时，首先指出当时的封建社会已进入“解体期”，幕藩制统治体制已经动摇，作为“事实上的国教”的佛教已威信下降，受到社会广泛的批判，植根于民间的神道信仰开始受到欢迎。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以宗教咒术和说教来关心民众的现实利益，并以“实现神政”来迎合人们“改变世道”愿望的新宗教得以创立，并迅速流行。这些新宗教（如黑住教、天理教、金光教等）是在吸收了传统宗教佛教、神道教的教义以及儒家学说、民间土著信仰的基础上创立的。同样，作者在介绍明治维新后，强制推行神道教，“废佛毁释”，此后又恢

复佛教，压迫新兴宗教时，也都是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历史背景来说明的。在战后美国占领推行“民主化”的特殊条件下，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都曾兴起过进行民主化改革，忏悔参与战争合作的错误等活动，但在1951年《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签订、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充实力量之后，宗教界的“民主”风潮开始退落，右倾显著。对此，作者以简洁明快的笔触从社会的原因作了说明。通过这样的阐述，可以使读者清楚地了解一百年来日本宗教变化发展的原因、问题之所在，并可大致推断今后日本宗教发展的趋向。

二、日本除有传统宗教佛教、神道教（神社神道和教派神道）及后传入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之外，还有数量众多、五花八门的新兴宗教。对此，作者虽从整体上都有介绍，但在行文中是有侧重点的。作者将传统宗教作为论述的一个序列，将各种新兴宗教作为另一个序列，或将它们对比，或分别说明，或交错介绍，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在介绍新兴宗教中，以神道系统的天理教、大本教、金光教、生长之家、世界救世教、PL教团，佛教系统的灵友会、立正佼成会、创价学会为重点。

创价学会自从50年代兴起，60年代作为一支重要社会力量进入政界以后，成为日本国内外特别瞩目的对象。何谓日莲正宗创价学会？创价学会的宗教主张和社会主张是什么？创价学会的政治动向是什么？创价学会将对日本社会的发展给以什么影响？创价学会与公明党的关系如何？……针对此类问题，研究性的和评论性的著作大量出现，直到现在，这类著作还在陆续问世。我们甚至可以说已出现一种以研究日本创价学会为中心的学科，不妨可称之为“创价学会

学”。当然这些著作对创价学会的褒贬态度不一，研究的侧重点和目的性也不同。然而创价学会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宗教组织在短期内崛起是个客观事实，创价学会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对日本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发生影响也是事实。那么到底如何正确对此作出评述呢？就中国学者来讲，对创价学会的研究还没有展开，自然这有待于来日，在当前首先应了解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创价学会自己编写了大量的书，作为第一手资料我们应读，日本其他有关创价学会的书我们也应读。我认为村上重良在此书中对创价学会的介绍基本上是客观的，对创价学会创立发展的轮廓作了比较清楚的介绍。当然，在他的观点中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创价学会在国际事务中反对战争、核武器，主张裁军、世界和平；曾积极推进日中复交，主张日中友好，得到国际进步舆论的好评。我希望通过村上重良的介绍，能引起我国更多的人对研究日本新兴宗教和创价学会的兴趣。

三、作者把是否实现“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来论述。对战前日本政府强制推行神道教，迫害其他宗教的领导和信徒的行为进行揭露和谴责，对战后宗教界出现的企图恢复国家神道、实现靖国神社国营化的动向进行批判，一再讲述在现代民主制国家实现“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的重要意义。作者是以一百年来日本宗教发展历程中大量经验教训为依据来讲述这个问题的。作者的观点是明确的，态度也十分鲜明。从日本社会现实来看，维护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斗争的一个方面，是符合日本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本书由于篇幅不大，对有些宗教和宗教问题讲得不详细，不清楚，对一些教派，如金光教、大本教及灵友会等教

义中的某些不常见的用语、词句没有注释。这些可以说是此书不足的地方。

我在1982年从日本购得此书，看过后认为很好，想把它译出介绍给中国读者，但此后一直没有时间做这个工作。今年初在研究室讨论全年科研计划时建议长期从事日本佛教研究的张大柘同志译出此书。张大柘同志立即付诸行动，全书译出后由我作了校对。因为全书涉及面广，很可能有不少地方译校得不准确，以至存在错误，欢迎读者提出指正。希望此书的出版能为我国读者了解日本近现代的宗教提供一个方便。

最后谨向此书的原作者表示敬意。

1988年8月22日

作者自序

我国宗教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经历过二次重大变革。其一，经过明治维新形成国家神道体制；其二，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败，实现了信教自由。在着意强调昔日大日本帝国与今日日本直接连带关系的今天，很有必要重新探讨一下这种宗教变革的意义。

国家神道体制是近代天皇制在宗教方面的体现。在这一体制下，神社神道放弃了自身的宗教职能，作为国家的祭祀统治着一般宗教；隶属其下的教派神道、佛教、基督教作为实际的公认宗教，得到一定限度的保护与特权。民众自主性的宗教运动被当权者视作邪教，遭到残酷镇压与干涉。只要国家政权标榜自身的宗教性，就存在着由当权者判定宗教的正、邪，不断对异端诸神施以严厉镇压的必然性。

在天皇制的范畴内，神道教、佛教、基督教这些公认宗教，担当教化国民的一翼，为国策服务，与战争合作。其自主性的发展，则受到天皇制政教合一体制的极大限制。政府热衷于统治、利用宗教，对宗教的自主发展，吸引广大民众这一点，并未放松警惕。在宗教国家中，由于宗教与社会习俗及国民生活日益脱离，最终酿成广泛性的不关心宗教的风潮。因此，一般都低估宗教的社会作用。

由于战败，国家神道随之崩毁，国家权力宣告自身的无宗教性。由于实现信教自由，各宗教获得了重新发现自身适应资本主义社会机能的外在条件。传统宗教渐趋衰退，而与生活、职业密切相关，主张实行全生活救济的新宗教，成为宗教运动的主流。同时，宗教的社会作用也日益明朗化。

从历史上看，日本从未有过单一宗教据主导地位，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尽管人种、语言单一，而宗教却多元化并存，至今，其中的一些宗教仍作为社会力量，占有一定的比重。现代天皇制国家在继承民族宗教传统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神社神道，创造了人为形式的国教，但其生命力仅仅延续了七十余年。1976年，日本约有二十三万人的各系统宗教团体（其中宗教法人约十八万）同时存在。在这样的日本社会中，如不以极严格的政教分离为前提，信教自由就无从保障。近百年日本宗教的发展历程，已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今日日本，宗教是国民的私事。国民有信仰各种宗教的权利，也有不信教的权利。日本国民才仅仅有三十余年受政教分离保障的信仰自由的经验。为使这一权利固定于生活意识中，大概还需要进步与反动的长时期交替吧！

今天，企图重现国家权力宗教性的复活国家神道运动已成为反动政治的一翼，向信教自由进行挑战。此外，以在政治上实现宗教理想世界为目标，要求政治与特定宗教相结合的政教合一运动，也是对信教自由的变相挑战。对政教合一运动所标榜的政治赞同与否，是应该明确区别，加以批判的问题。在政治与宗教的交点上所提出的这些课题都显示出现在的宗教问题对全体国民来说，仍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切实问题。信教理应是个人私事，但已形成一定社会势力的宗教